

以后是什么时候

□陈刚

开学的时候，朋友上高中的孩子，在家长、老师的督促下，做了一份新学期的学习计划。内容从每一科的奋斗目标，到日常需要克服的缺点，诸如不玩手机、少打游戏、不看电视……最后，为了说服自己，还引用了人生警句：在对的时候，做对的事情，以后（玩耍）时间有的是。并用彩笔、惊叹号加重，很有决心书的气势，贴在书桌前，时时警示，日日检讨。

多么熟悉的场景，我们学生时代不也这样吗？几十年过去了，一切照旧。我们的教育方式真是根深蒂固。

老实说，这样的决心书，让我在漫长的学生时代一直活在忐忑与不安之中。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所以总是不能完成这样的计划。这让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，进而怀疑自己的意志与品格，不断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。

这种学生腔的价值观，一直延续到成年，令我至今依然活得不安生。我们已经习惯了要时时警醒自己，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，反正以后时间有的是，今天不能虚度光阴。

我曾遇见过一个北漂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在家乡本已算出人头地，事业有成，但还是舍妻弃子毅然来到北京，与年轻人一样打拼。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不这样拼，以后咋办？只能看别人住别墅，周游世界。看着他佝偻在出



租屋里瘦弱疲惫的身影，我不由得悲从中来，真担心他还能不能硬硬朗朗地活到以后。

为什么我们总要牺牲下去为那个以后？在最想玩的年龄不能玩，在最能吃的年龄舍不得吃，在最需要爱的时候远离亲人……

这个以后是什么时候？它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坑？需要我们付出多少才

能填满？

我们始终在克己，但克己为了什么？其实多数人并不明白，我自己也糊涂了半生。

自由是人的天性，我们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能活得更自由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却总误以为以后的自由大于当下的自由，进而为了所谓的大自由不断地牺牲当下的小自由。

其实，今天已经是昨天的以后，人生最幸福的时候，只在今天，没有大小，更不在以后。

家幽默

我谎报年龄了

70岁富翁，近日娶妙龄女郎为妻。朋友问诀窍，老汉一笑：“我谎报了年龄。”朋友：“你说自己只有50岁？”

老汉：“不，我说我已经90了。”

你这个叛徒

夸夸自己，能增强自信，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微笑，对眼睛说：你真是眉清目秀，对鼻子说：你真是细巧挺秀，对嘴巴说：你真是口齿伶俐，对掉的头发说：你这个叛徒。

为什么嫁给我爸啊

有天，我问一米七五的妈妈，妈你长的这么貌美如花，为什么当初嫁给我一米六〇的爸爸。

妈妈幽怨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嫁给你爸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会长高，谁知道再也没长过。

乖巧的好孩子

现在我每天上下午各去医院输一次液。熟悉的病友们亲切地称呼我为二输。今天临床大叔的女儿来看他，听见他爸喊我二叔，犹豫了半天管我叫了声“叔爷爷”，整个病房一下子死一般宁静。真是乖巧的好孩子！

防不胜防

晚上加班晚，打的回家，下车后，我给司机100元，30元打的费，他找给我70元，一张50的，一张20的，司机还善意地提醒道：钱看清楚，尤其是50元的，这段时间假的多。他这一说，我还仔细地看了看那张50的，果然不假，然后下车回家睡觉。

第二天买东西才发现，20元那一张是假的。（南国）

小说连载

普少年

(6)

■文/九夜茴

点了秦川的死穴，他把我打了

小船哥他们上的小学就在我们灯花胡同里，叫灯花小学。我爸爸和秦叔叔就在那儿上的小学，不止他们，灯花胡同里只要念过书的，几乎都是灯花小学的校友。传达室里的王阿姨从我爸上学那会儿就在那儿看门了，我爸管她叫王阿姨，等我上学的时候，还管她叫王阿姨。

最早灯花小学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，解放后房子收归国有，就改成了小学，教室就是原先供牌位的几间青砖大瓦房，传说那里闹鬼。后来学生越来越多，青砖瓦房拆了，在原地盖了三层小楼，因此小船哥和秦茜晚上上了一年学。灯花小学是我们胡同里的制高点，大家都以此地为地标，给人指路的时候说：“还没到小学呢！”或者“过了小学往前走就是！”

不过现在有几十年历史的灯花小学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00后的孩子比我们80后少多了，所以小学招不到生源，就并入附近著名的中学，成了分校。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，我小学的母校消失了。

小船哥和秦茜站在灯花小学最高的三层平台上集合，我和秦川一人搬了把小板凳，和不上学的孩子们一起坐在院门口看。从我家这里能看到小学楼顶围着的那圈尖尖的铁栅栏，可无论我怎么使劲伸长脖子、踮着脚尖也看不见平台上

的人影，只能听见大喇叭广播里变了调的声音。

正在我左顾右盼分外着急的时候，秦川突然站起来：“我看见我姐了！”

“哪儿？哪儿？”孩子们都围向他。

“就在楼顶上呀！我姐站第三排！”秦川煞有介事地指指点点。

大家挤作一团，有的说看见了，有的说没有。

我站在秦川身后，根本就看不见什么第三排，他肯定是为了显摆撒了谎，看着他摇头晃脑的样子，我气不过：“根本就没有！”

秦川回头，瞪着我：“有！就你这个不点儿看不见！”

我小时候又瘦又小，秦川总叫我小不点儿，周围人哄笑起来，我气得脸通红：“你撒谎！尿床鬼！”

大伙笑得更厉害了，秦川爱尿床，昨晚他尿湿的褥子还在院里晾着呢！

“小不点！”秦川怒吼。

“尿床鬼！”我毫不示弱。

“小不点！”

“尿床鬼！”

“小不点！”

“秦始皇！”

我终于使出撒手锏，这是秦川的死穴，果然他不再吭声，可就在我朝他做鬼脸的时候，他直接出手，把我打了……

下期关注：除了秦川，他们家每个人都喜欢

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16)

■文/潘运明

秘密全泄露

副司令楚正太、参谋长解琨和护兵郭武三个人，带着任应岐、张庆及众弟兄们渴望的目光，跨上战马，开始运行了。

郑县城位于鲁山、宝丰东北处通往郑州的要道之上，楚正太、解琨和郭武三个人在离郑县城门口老远时，就听到城楼下大声喊叫：“哎，你们三位是进城的吧？来来来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！”

三人见打招呼的兵挺亲热，并不在意，跳下马，拉着马慢慢悠悠向城门口走来。喊叫他们的是个当官模样的“刀条脸”，嘴里叼着一根洋烟卷，帽子扣在脑壳上，他和几个兵卒摇摇晃晃走过来，楚正太才看清“刀条脸”的脸上大伤疤，只一眼就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主儿。

“刀条脸”走近三人，冷冷问道：“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，速速报来？”

“报告长官，我叫楚正，前些时曾在赵杰司令部任副官，他叫解琨，曾在第九师师部任副官，这位叫郭武，也在第九师当护兵，宏威军解体后，我们也失去了军职，闲着没事干，就想做一些小买卖。”说着，楚正太从怀里掏出一份早已伪造好的官方证明。

“刀条脸”瞥了一眼证明信，皱着眉头问：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

“我们是从临汝大营回许昌的。”

“大营一带现在匪杆聚集，不下数千，你们穿得这样阔气，就不怕遭到匪劫吗？”

楚正太一听就明白了，原来是因为他们穿戴阔绰，引起了“刀条脸”的怀疑，他小心回答：“报告长官，一路上我们并没有遇见什么土匪。”

“哼，照你们这么说，那土匪是只与官斗，不喜欢钱财了？也好，把你们的行李取下来，让弟兄们查验一下。”

楚正太从马背上取下行李，放在地上。“刀条脸”仔细地把行李翻看一遍，除里面包裹着五百块现洋外，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而当他发现这三个人竟带这么多现洋后，就存心要敲诈一下，于是冷着脸道：“本人名叫黄朝璋，乃第四剿匪区补充营第一排排长，委屈三位到营部去一趟，如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即可放行。”

这句话本是一句双关语，暗示送些现大洋让弟兄们抽烟喝茶即可放行，但三个人相互看了看，觉得既然他们没搜出什么，就是到营部又能怎么样，到那里又发现不了什么不是照样放行。错就错在他们一时低估了这难缠的“刀条脸”，竟真的拉着马随黄朝璋一行来到驻郑县城内的补充营营部。

营长马有斌正在和几个人打牌，见黄朝璋带来几个穿戴阔绰的商人，也存心敲诈一下，硬邦邦地对黄朝璋和几个兵卒说道：“这里没你们的事了，快去看好城门。”

黄朝璋嘴里嘟嘟囔囔想说什么，见马有斌铁青着脸望着他，这才极不情愿地退出营部。

马有斌冷着脸对楚正太等又详细盘问一番，重新检查了三人行李。心里不免有些怀疑，可查不出问题就得放人，他真有点不忍心白白将这三个“财神爷”放走，暗忖就是剜窿窿打洞也得找出点什么，决不能就这么将人放走。在楚正太的包裹里，装着一袋新里旧面的薄棉被，马有斌想，如此赤日炎炎的天气，这等阔绰之人到哪里没有客栈住，还要带什么破棉被？这样思索的时候，他的手就十分细心地对棉被轻轻捏弄摩擦。忽然，手在触摸到棉被中间的夹层时，感觉面和里之间似有纸张的声音。他随即让兵卒把薄棉被拆开来，“哗啦”三张白纸飘落地下，马有斌拾起一看，眼前猛然一亮，第一张纸上写着“河南自治军总司令部编制表”，另一张写着“河南自治军各路司令、营长编制表”，最后一张写的是“河南自治军请求条件”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如何袭击洛阳、郟师，如何拆毁铁道电线，占据巩县兵工厂等详细作战计划。

因事关重大，马有斌随即即将楚正太、解琨、郭武等解往第四剿匪区司令部，豫西镇守使丁香亲自审问。因文件被发现，秘密全泄，楚正太也只好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称自己系河南自治军军务会办，和参谋长解琨受总司令任应岐、前敌总指挥李鸣盛和老洋人张庆指使，到山东去与奉系张宗昌联络，约定日期要进行大举，准备抄袭吴佩孚的后路。

丁香听完楚正太一番话，早已是冷汗涔涔，带着写就的报告，迅速启程，奔赴洛阳，面见吴佩孚。

这对于老洋人张庆来说，一切还蒙在鼓里。下期关注：旌麾西指上嶂